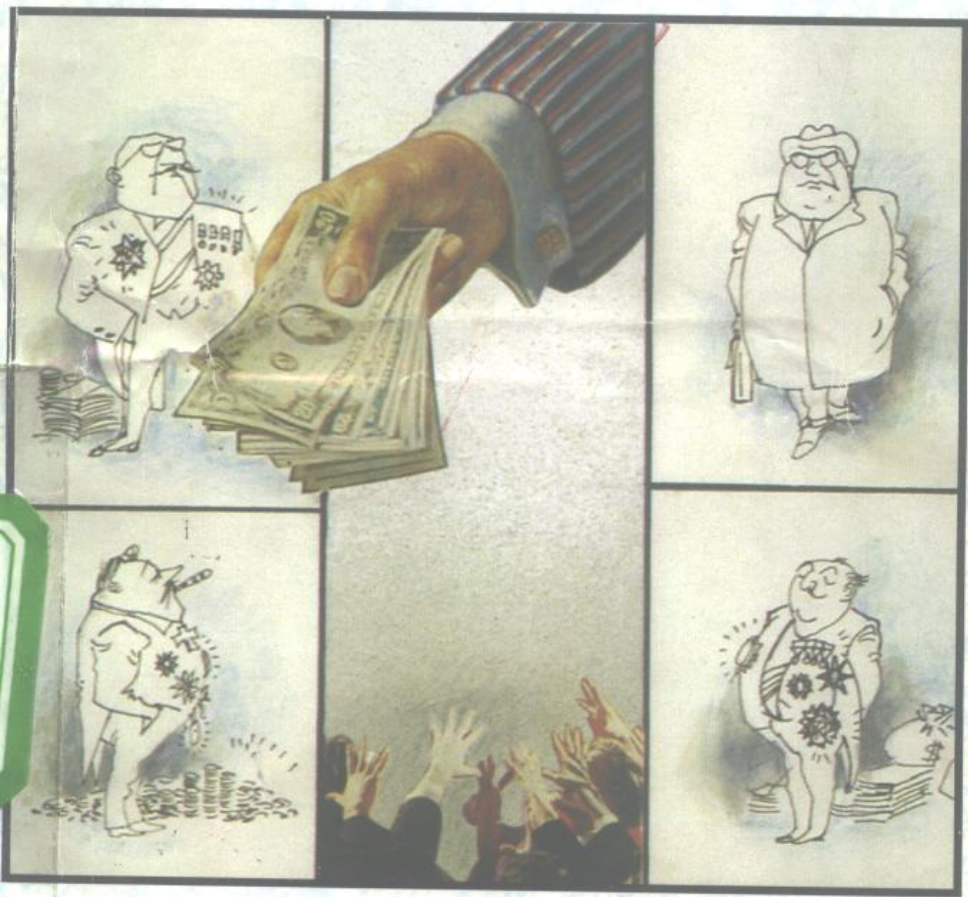


股票三日通系列全书

股票大王

季文茹 宋克勤 王一勤 汪渊 编著



宇航出版社

股票大王

——股票三日通系列全书

季文茹 宋克勤 编著
王一勤 汪 渊

○ 宇 航 出 版 社 ○

(京)新登字 181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犀利的笔触,风趣的语言,翔实的资料,感人的史实生动地刻画出 10 位股市成功者的奋斗业绩。书中介绍了股票游戏高手皮肯斯的成功秘诀;股市金剛雷克莱的致胜法宝;股票专家赫希洪的肺腑之谈;股票明星孔菲德的锦囊妙计。还有包玉刚智取九龙的大场面;陈松青巧玩“佳宁”股的小计谋……一幅幅股海沉浮、艰辛创业的画面展现在你眼前,使读者在了解主人公成功经历的同时,也悟出了股市风云的奥秘,为即将开始的股市生涯提供前车之鉴。

股 票 大 王

——股票三日通系列全书

季文茹 宋克勤 编著

王一勤 汪 渊

责任编辑:赖巧玲

*

宇航出版社出版

(北京和平里滨河路 1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字数:133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4000 册

ISBN 7-80034-516-5/F·028 定价:3.30 元

目 录

买股票的专家	(1)
卖股票的明星	(25)
股市奇才	(40)
股市怪杰	(45)
股市狂人	(50)
股市金刚	(92)
用别人的钱炒股	(114)
华尔街上的冒险家	(127)
包玉刚智取九龙	(133)
利用股票小吃大	(152)

买股票的专家

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发财梦中，最常见的一种，无疑是从股票市场上大捞一把。在允许私人做股票交易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固然常做这种令人陶醉的美梦，就是在没有股票市场的社会主义国家，照样有人做这个美梦。以前很多到美国访问的苏联（这里指的是解体前的苏联，下同）人，似乎都对华尔街向往不已。事实上，有些富有的苏联人，常常通过瑞士和美国的银行，悄悄地做股票买卖。莫斯科就有晚一周的旧的《华尔街日报》和其他有关股市的地下刊物出现和流传。苏联人甘愿冒各种危险玩股票，不但要冒破产的危险，而且，还要冒被捕和判刑入狱的危险，由此可见，股票的魔力非同一般。

这种魔力的根源是什么呢？显然，一部分是由于它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能“无中生有”的诱惑——股票市场给你有一半的机会，可以低价买进、高低卖出。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就是股票市场给人们一条（或者看起来给人们一条）——好像极其容易发横财的道路。

看起来赚钱容易，这才是股票真正扣人心弦之处。

对大多数人来说，有上千种事业可以经营，做为我们谋求发展的机会。以零售生意为例，任何一个店铺的老板，基本上，都在奉行股票市场投机者所希望的做法：“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某些零售商，正如某些股票投机者一样，就这样发了财。但零售生意看起来比股票买卖可就困难而复杂得多了。要做零售商，你必须先要有个店面，你得有货物，以及其他许许多

多的东西。再说赛马，它与做零售商截然不同，猛一看，它也是很容易的。但是，任何人都知道，赛马是“赌博”——这两个字可怕的程度，使人都不愿大声提及它。而每个人都明白，赌博是十赌九输的，绝不是发财之道。因此，到头来赛马并不见得比做零售生意容易发财。

但是，说到股票市场，它可就与众不同啦！每一个证券经纪商或证券公司的职员，都不停的对我们断然地说，证券交易是“投资”，而不是赌博。他们这么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都似乎信以为真。更有甚者，他们说你把钱投入股票市场——也就是说采取交易行动——实在是简单得不得了，比起开一家零售店显然是容易得多，就是比起赛马来，也算是容易的。但是，如果是袖手旁观，不采取行动，那可就另当别论了。就程序上说，一个人涉身股票投资生意，真是毫无困难。只要打个电话给经纪商就行了。这门生意，不受任何限制，无论在种族、宗教、国籍、年龄、性别、教育、智能、身体状况或社会地位上有什么不同，都完全一视同仁。只要有钱，任何人都能玩。

一旦你进入状态，“玩”股票也就显得很容易了。你必须做到的，不过是当股价低的时候买进，在股价高的时候卖出。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须受很长时间的的教育，只要懂简单的算术就行了。用不着看教科书，更用不着考试。什么都用不着学，只要记住一条简单的原则就够了：低价买，高价卖。

多么简单，噢，看起来多么简单。

然而，令人伤感和不解的是，极少有人能在股票市场上赚到很多的钱。玩股票可远不如它看起来那么简单。但这个事实似乎从来也没有被大众所接受——即便这种观点偶然流传一下，也很快的因被人当做是空洞的悲观论调，而销声匿迹。股票的外观从来没有被改变，它仍然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最

好赚钱的场所。真是美梦长存啊！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介绍几个使这个美梦实现成真的人。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这几个人在同行中简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的人物。要从股票市场上赚到1亿美元，只有超凡的人才能办到。我们即将谈到的这几个人，确是不凡。虽然如此，介绍他们对我们多少总能有一点激励作用。他们尽管不凡，但毕竟也是人。他们并不是神，不是魔鬼的使者，也不是超级计算机，他们也只不过是血肉之躯罢了。说不定有朝一日你我也能……

大体上说，在股票市场上有三种致富的方式。第一种是玩股票——即买卖股票。这是一种为大多数人所取的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在股市上大捞一把的美梦的由来。第二种是销售股票。这类人他们自己不玩股票，而是从事经纪人、顾问，或者其他中间人的服务工作中来赚钱。他们推销股票和股票图表资料，以及把“无中生有”的赚钱术，抛售给成千上万泡在股票市场上的那些容易上钩的老好人。第三种方式是运用股票，所谓运用股票，就是设立公司或是虚设公司，发行股票，让人们来买进这些公司的股票。你在其中加以操作和运用，最后，使钞票落入你的腰包。

第三种方式我们后面介绍，到时再研究如何利用别人的钱，巧妙的使自己致富。詹姆斯·林(James Ling)就是一个极为成功的范例。他就是用第三种方式，成为用股票发迹的高手之一。

在今天仍然健在的最有成就的玩股票行家中，有一位很爽直的名叫约瑟夫·赫希洪(Joseph Hirsh-horn)的人。他出身于贫民窟，后来，他靠赌矿业方面的股票，赚了1亿美元。他的可爱之处是，他自己承认玩股票就是赌博。他本来可以象一

般的生意人那样，往自己脸上贴金，自己抬高身价；大唱高调的称自己是投资的银行家，或者是自然资源的开发者，或者其他很多冠冕堂皇的头衔。但是赫希洪绝不是那种装模做样的人。这个有钱的大亨，他会面对着你，盯着你的眼睛说，他是一个投机商。

财星杂志记者休斯多年前曾采访过令人觉得亲切的赫希洪，写下了这篇动人的有关这位伟大的投机家的创业和早年成功的故事。

赫希洪个子不高，如今他却高高的站在自己所创造的灿烂辉煌的事业顶峰。他能说两种语言：相当不错的英语和非常流利的布隆克林话（布隆克林是纽约市的一个区）。他是一个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出生于布隆克林贫民区的一个贫苦人家，在纽约市华尔街和多伦多海湾街长大，他饱经风霜，成为一个精于世故的老手。在使自己致富的同时，他无意间使人们能够更安全地获得西半球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铀。

约瑟夫·赫希洪发现使他由贫穷通往富有的最快捷径，就是他选择了曲折变化的事业。这个事业，到1955年，已渐渐爬到了顶峰……。此事发生在多伦多银行大厦。在第十九层楼上，约瑟夫拥有豪华的套房，墙上挂着风景画、静物画和抽象画（这些都是他花费百万美元收藏的美国现代艺术品的一部分），还有一张林肯的画像，和一副加框的格言：“想象力是创造的首要法则。”在那天的庆贺会上，约瑟夫派人在桌子上放了一个大蛋糕，蛋糕上用粉红色和绿色的糖霜写道：“里奥·铁诺——赫希洪，团结，我们永存。”

在约瑟夫的旁边是高大潇洒的英国人莱特，他是英国已有83年历史的里奥·铁诺公司新近在加拿大创立的子公司——加拿大里奥·铁诺矿业公司的老板。切完了蛋糕，约瑟夫

舒了口气,然后唱了起来:“我会永远永远的爱你。”他刚刚完成了一笔交易,用他在加拿大遍布各地的矿产股票换取了加拿大里奥·铁诺公司价值 3100 万美元的股票和债券,外加该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职位。约瑟夫在加拿大的矿产包括铀、金、铁、铜等,这是他经过 20 年的时间,花了 480 万美元的代价所取得的。

在这个愉快的时刻的背后,是一片名叫瞎河的地带,三年的辛勤工作,使瞎河这个名字,注定了会与传奇的 Klondike (产金地名)先后辉映。瞎河原来是在沿胡伦湖北岸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上,是一个没落的出产木材的小城。但是,今天这个名字已包含了阿沟马盆地南部的全部地区。这个地区是一片广阔的湖沼和丛林地带。在赫希洪来此之前,有很多不幸的采矿者,以这个地方做了埋葬他们昔日梦想的墓地。

早在 1952 年,赫希洪曾耐心的倾听裘宝的看法。裘宝是一位瘦弱的带有学者气的人,他最近已成为赫希洪的矿业技术顾问组的主任。裘宝的理论是,所有根据阿沟马地区地面矿苗样品所做的分析试验(这些试验全部是令人失望的),都把人引入了歧途,他相信用钻石深钻机向下挖掘,一定可以发现广大的铀矿床。

最后,在 1953 年,赫希洪投资了 3 万美元,让裘宝开始了用钻石机挖钻的工作。两个月后,裘宝和赫希洪终于发现了除非洲外,世界上最大的铀矿藏。这一发现使赫希洪得以完成了和里奥·铁诺所做的占绝对优势的交。易。

要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还得追溯到比三年前更早的时候。那是在半个世纪以前的另一世界——拉脱维亚(原为共和国,后为苏联占有)的一个村落,1899 年约瑟夫·赫希洪就出生在这里。在家里 13 个孩子中,他排行 12。赫希洪在幼

年时丧父，6岁那年，他搭乘火车和船，经利物浦和爱利斯岛，到达纽约市的布隆克林，在一间租来的屋子里，他与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们相见，并与他们共同生活。“我简直是从地狱里出来的。”他回忆道，“我实在很幸运——有些当年住在邻近的玩伴，就是从那种环境里，走上电椅的。”

在到达美国后不到24小时，他就上了有关钱财的第一课。附近的一些孩子教他掷骰子。尽管他还不会说英语，但他很快就摸到了赢钱的窍门，最后他那些师父们靠着武力又把输的钱要了回去。他的母亲阿玛丽亚，忍受着长期的折磨，在一家袖珍书本印刷厂工作，她每天做12小时工，每周6天，周薪仅12美元。靠着这点收入，她把孩子们搬到汉姆布街的一间稍为宽敞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在这些凄惨的记忆里，最令他难忘的是，1908年5月，一次大火把汉姆布街的公寓一举烧光。住在楼上的很多人被烧死了，住在楼下的有许多人被压死了。赫希洪一家人幸运保全了性命，但他母亲却因伤被送进医院。剩下一群孩子便流落在附近，自谋生计。“我是靠着垃圾才得以活命。”赫希洪喃喃的说，“贫穷的滋味是苦不堪言的。我发誓要永远脱离贫穷。”

1911年春天，第145国民小学五年级学生到斯提顿岛去郊游。赫希洪和他的同学一道出发，但他却没有到达斯提顿岛。当这群孩子散漫的走到曼哈顿的百老汇街，准备搭渡船时，赫希洪看到了精彩喧闹的纽约证券交易的场外市场。他睁着大眼，竟在这儿看了一天。“我真是看得神魂颠倒，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了。”他回忆道，“人们在窗外和行人道之间，打着各种信号，就象聋哑人做手语似的。每一个经纪人还戴着彩色的帽子，真有趣。我决心要到这里来。三年后，我果然来了。但仍然不知道这里是他娘的干什么的。”

赫希洪来到证券交易所时，已 14 岁了。但他来的时机好象不大对。他的母亲更是认定他犯了大错，因为他冒冒失失的辞去了在一家珠宝店周薪 20 元的工作，这是可以通往下百老汇和华尔街难得的机会。她很少打他，这次却忍不住打了他几个耳光。说起来好象母亲是对的。赫希洪回忆说：“那是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都关闭了。每个人都负债累累。当我逛到场外市场时，看见人们都在玩牌，当我告诉他们我想来这儿找工作时，他们直笑我，并且说，他们自己还在找工作呢……”

在最恶劣的情况下进入，对赫希洪来说，这并不是第一次。他曾耐心的在下百老汇一个一个的走过每一个办公室，直到他在 120 号依奎布大厦一层一层的询问后，才在爱默生留声机公司找到一个在午间要兼总机接线的办公室的工作。

这种开始，实在算不上是投机商，但也够他满足的了。看着依奎布大厦门口那些镀金的名牌，使他觉得这差不多已是他所企求的天地了。不久，他发现爱默生公司的总经理韦克夫，也是《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和出版人，在他的另一间办公室里有一个股市行情指示器。“于是六个月以后，”他回忆说，有一天，“我鼓起了勇气，硬着头皮，走进了韦克夫的办公室，告诉他我不是一个办公室的工友，我要做经纪人。”他的莽撞竟成功了。两个星期以后，他开始给韦克夫做股票曲线和图表，周薪是 12 美元。

此后三年里，每一样事情，从纽约社会上重要的名字，到玄妙曲折的股价曲线，对他都极有意义。这段时间，为了赚外快，他每天下午 6 点到凌晨 2 点给西方联盟做跑腿的信差，每周可拿到 12 美元。（他每天的开销是：10 美分车费，9 美分午餐费，6 美分零用，其余的钱全部交给他母亲）。因为跑腿的工

作，后来把脚上磨起了很严重的水泡，以至当他离职时，连最后两个星期的薪水都没有去领。（最近，他曾提醒西方联盟的总裁说，他们还欠他 24 美元呢。）为了弥补这一收入的损失，赫希洪就利用闲暇的时间，给另一家华尔街的老公司画更多的股票图表。

17 岁那年，赫希洪开始自立门户。很快他就得到了第一次丰硕的收获，也得到了第一次痛苦的教训。开始时，他只有 255 美元的本钱。他在场外市场当经纪人，不到一年就赚到了他第一笔财产：16.8 美元。在这段时间，他开始有能力给自己添了第一套象样的衣服，并且给母亲在长岛买了一幢房子。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他好像是精明的过了头，他固执地在股市猛跌时，买进拉卡瓦那钢铁公司的股票。“这一下真把我弄得光溜溜的，什么都赔光了，只剩下 4000 美元。”但是，就象赫希洪常说的，“不错，我犯了错误，并且很多。只有骗子才说他从未犯过错误。但是，我每犯一次错误，都一定会从其中学到一些东西。”这一次他学到的是：“绝对不可在股市跌风中买进股票，除非你是圈内人，确知到底是怎么回事。”

20 年代，赫希洪日益富有。1922 年他和布隆克林的珍妮·柏尔曼结了婚，她为他生了 4 个孩子。1924 年他离开了场外市场，开始做未登记证券的交易，开始是与人合作，不久就分手了。一年后，他成立了赫希洪公司。到 1928 年，他成为一个标准的经纪人的经纪商，每月的收益有 20 万美元。

比这一成就更令人难忘的是：他竟然能及时悬崖勒马，悄然撤退。在 1929 年春天，他原来打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花 50 万美元买下一个位子来，但后来又未实施。是什么原因把他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的呢？赫希洪是这样说的：“当医生和牙医们都放下他们的工作，加入投机的阵容时，你可以想到，一

定是大家都疯狂了。我可以看到‘山雨欲来’的情势。没有一样事是对劲的。那些人使出全力，把股票越炒越高。我真给吓住了。到8月份，我把手上的股票全部卖光。”他拿到差不多400万美元。对这一次全胜的战绩，最后他又补充到：到暴跌之后，1929年9月，他又开始买进，第二年3月和4月，他再把股票全部脱手，此后，他又做了些短线抢帽子的交易。他回忆道：“那时，我还是个经验不够丰富的毛头小子，否则，我会继续这么做下去，大赚特赚。”

后来，他发现了另一条赚大钱的途径：加拿大是个好去处。他以前办事曾去过加拿大一两次，曾听到别人谈到加拿大的金矿，这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初，赫希洪公司在多伦多开张，成了那里少数经纪人的经纪商之一。事实上，那天正是美国的银行关闭的日子。但在海湾街，赫希洪的志趣和财富正刚刚起步。

“我的名字叫机遇，我正降临到加拿大。”这是1933年11月16日多伦多《北方矿业家》刊出的一则广告，这整个大标题用的是贯穿全版的黑字标题。活泼的广告文写道：“加拿大你的日子已来临了。全世界都在你的脚前，乞求你开放深藏于大地下的财富……不断的乞求，直到锄斧碰到坚硬、结实、黄色的金子，直到在原始的森林里，响遍个‘黄金！黄金！’的欢叫……。我们对这个土地广袤的伟大国家的前途，怀着无比的信念，因此，我们对在它领域内的金矿业和其他工业投下了大量的资金，并且会继续投资下去。”

这不是一般经纪人的俗俚滥调，也算不上是诗歌。这完全是赫希洪独特的作风——当他发现了一个梦想的经济市场时，所发出的一种激动的呼唤。“我不是一个投资者。”赫希洪解释道，“我是一个投机的人。我对股票本身和它们的股息毫

无兴趣——它们只适合于老奶奶和小娃娃的胃口。我的主张一向是要做一本万利的生意。”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赫希洪来说，加拿大什么都好，只是没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不论是多伦多社会或呆板保守的银行界，都一点不了解这个老美，他工作起来象个美国的机器人，讲起话来象是个布隆克林的小贩，他那过人的精力，常常使他爆出这类的话：“我真感到他妈的可恶！”他不时提醒自己，在为自己的利益做交易时，不能因为偶然一次大错，就把所有的生意诀窍全部放弃。在一次对塔修塔金矿的投机买卖上，他损失了40万美元。这真是一次惨败，但，象拉卡瓦那钢铁公司股票那次大败一样，也有其教育价值。这一次的教训是：“工程师部门的意见并不一定对。一旦他们错了，你的麻烦可大啦！”

赫希洪继续勇往直前，这一次进军的对象是冈那尔金矿。这一股票的利润极为惊人，但也弄得他恶名彰著。他和拉班两兄弟一起投资于冈那尔金矿，这一对兄弟是加拿大著名的矿业巨子。赫希洪以0.2美元一股的代价，获得了59.8万股上市股票。1934年7月，冈那尔股票上市三个月之后，股价直线上升到每股2.5美元。在这个时候，赫希洪开始慢慢地出货。到10月底，多伦多安全委员会在经过一连串的调查，提出了它的报告之后，赫希洪决定从市场上全面的撤退。高潮发生在10月31日，冈那尔股票在2小时内，由开盘价1.43美元直跌到0.94美元。

据委员会的报告宣称：操纵的过程是利用一手买一手卖的方法，把股价炒高，给一般投资人一个印象，这种股票成交量很大。这一点赫希洪先生以极其高明的手法，做得很成功……操纵人可以坐在他四周都是电话的操作中心，利用三、四

条线路，不经过经纪人，一边买进一边卖出。因为，如果经过经纪人，来代买代卖，操纵的情况就会被人知晓，赫希洪非得单独操作不可。委员会承认，赫希洪“并没有触犯法律”。而赫希洪否认他操纵冈那尔金矿股票这回事。他解释说，“那时我正在欧洲。当我回来以后，发现股价已跌下来。我当然不喜欢看着跌，因此，我开始出货。”

1936 年发生了赫希洪所谓的“地地道道的一大票”这件事。这次他投资的是一家名叫普林士顿的矿业公司。这次投资，为他赢得了长期投资者的名声，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个在海湾街光拣短线的机灵鬼，他已由一个纯粹的投机商，成长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投资人。

这家公司是经营金矿的。早在本世纪初，当人们传说北昂塔里奥省波邱潘地区可能藏有大量金矿时，就已成立。这个地区发生过一次大火灾，把公司的设施全部烧毁。普林士顿公司的资金已耗完，它的股票在多伦多交易所一股连 5 美分都卖不到，以致一般持有人拿它在赌扑克牌时，当做零钱来用。每个人都对普林士顿再也不抱希望，只有一个名叫道格拉斯·莱特的地质学家是个例外。他听说赫希洪是个行动积极的人，于是莱特来到赫希洪的办公室，把他的看法又重述了一遍。赫希洪很赞成他的看法，于是拿出了 2.5 万美金，做钻挖计划所用。几个用以后，金子被挖到了——从一个旧的矿井，只继续往下挖了 25 英尺。

普林士顿的股票开始上涨，那些曾吃过亏的怀疑派，对发现金矿的报道嗤之以鼻，认为那些海湾街的“强盗们”，又找到了一个容易炒的目标了。他们肯定的认为，这种股票一定会再滑跌下来，这只是抱短线的人，设的圈套罢了。大家都在卖出。赫希洪则不断的买进。直到他掌握了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公

公司股票继续上涨——已经超过了一股 2 美元。这时那些短视的卖主才知道上当了。他们以为的受害人，现在反过来给他们以昂贵而屈辱的惨败。

普林士顿公司的总裁是赫希洪的老朋友，他是一个精明的律师，名字叫做巴克。到 1950 年中期，金矿的年毛利额已约 250 万美元。在股票上涨时，赫希洪及时的卖出了相当数量的股票，但他还持有 50 万股，事实上，算起来他没有在这些股票上破费分文。后来他又卖了一部分股票，获利都很高。当他拿剩余的股票和里奥·铁诺做交易时，这些股票每股的价值已高达 7.5 美元。正如赫希洪所说的，这“真是一大票啊！”

真应该感激这些“股票”，30 年代以后，赫希洪已经生活在一个距离布隆克林痛苦记忆极为遥远的天地里。现在，他经常交替地旅行在他的两幢公寓和三个家之间。这两幢公寓，一个在多伦多，一个在纽约；三个家，一个在长岛，一个在迈阿密，另一个在波可那。他每天盯着公司的帐册看，为了松弛这种紧张的生活，他在每间屋子里都安装了名牌的音响设备，并且还买了 7 架钢琴。在波可那他那个占地 470 亩的农庄里，他建造了一幢法国乡村式的住宅，里面设有手球场、游泳池，还有成群的哥尔西种乳牛，房舍很多，足可以容纳他的孩子们的 24 个好朋友住。“房子是建在这个地区的心脏地带”赫希洪回忆道，“但是，在方圆 25 里以内，我是唯一的犹太人。人们称我们的住宅为‘山上的城堡’，没有人和我们来往。”后来于 1947 年，赫希洪终于把这个农庄卖给了克里斯家族，售价为 10 万美元，这还不到他当时建筑时消费的三分之一。

赫希洪也碰到过一些麻烦。1945 年，加拿大政府因他未获准许，私自携带 1.5 万美元出境，判他以 8500 美元罚款。他也承认：“那真是一件愚蠢的错误。”1945 年，他的第一次婚姻

也失败了，他离了婚。在谈到这件不幸的事情时，他相当直爽地说：“干我这一行，就少不了工作，而且得拼命的干。我和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干我这行，非得做某种牺牲不可。我牺牲了我的家庭。拼命工作影响了我和妻子及孩子们的关系。”赫希洪离婚后，情感曾一度混乱，他依靠两件事使自己恢复了平静：一是求教于心理分析学家，一是他又二度结婚，对方是一个现代派画家，名字叫李莉·哈尔蒙。赫希洪相信心理分析能大大增进他对别人和他对自己的了解。他和李莉的婚姻，维持了9年。1956年初，他们终于分手。几个月以后，他又和纽约的白兰达·希迪共结连理。

在这充满波折的岁月里，他仍然努力向上发展。有些人认为，在赫希洪的起伏不平的人生旅途中，有些事是难以宽恕的。有很多小额股票投机客抱着“捞了就走”的心理投资于矿业，还有无数唯利是图的人对矿业也感兴趣，结果使矿业声名狼藉，以致马克吐温形容金矿是一个大洞，在洞的另一头埋藏着一个骗局。而从布隆克林来的这个说话象连珠炮一样的赫希洪，很多人认为，他做这一行业，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奸诈，尤其对那些心怀酸葡萄滋味的失败者来说更是这样看待赫希洪。在赫希洪用他自己的钱和别人的钱，所做的许多冒险事业中，难免有些是令人大失所望的。但是，赫希洪从没有在一家公司半途而废。

现在，在昂塔里奥证券委员会办公室里，对赫希洪的所做所为的评价是，他的财务系统很健全，他的地质报告很优秀，他的法律顾问都很负责和受人尊重。除了那次因在战时携带超额钱款出境而受罚之外，他只有一次涉及法律。那是在1950年，纽约州检查长葛斯亨，在报纸上警告投资大众不要涉足一家名叫美加的铀矿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就有赫希洪